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大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亦

法義篇第四

唐終南山釋氏序

夫法者何耶所謂渾唯修行清神洗惑而爲趣也義者何耶所謂深有所以千聖不改其

儀萬邪莫迴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衆賢贊翼而不墜者也道法兩諦謂真俗也諸佛之所由生羣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則俗保五常倫惑綿亘道資兩諦勝智增明故真俗爲出道之階基正法爲入空之軌躅者也故論去非俗無以通真非真無以遺俗又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斯則大略之成教也至於大小半滿之流三篋八藏之典明心塵之顯晦曉業報之殊途通慧解以鏡蒙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謂之法義也至於如說修行思擇靈府者則四依法正創究識於倒情八直明道策

淨心於妄境三學開其玄府一貫統其真源漸染基構自當得其涯也但以幽關難啓近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問津疎論精靈陶練心術或著論而導其解或談述而寫其懷因言而顯聖心寄迹而揚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廣其

塵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絕也

梁代弘明集法義篇總錄

晉孫綽喻道論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釋慧遠報應論

釋慧遠三報論

釋僧順折三破論

梁高祖神明成佛論

蕭琛難神滅論

曹思文難神滅論

梁高祖答臣神不滅勑

釋法雲與朝貴書

習鑿齒與釋公書

唐廣弘明集法義篇總錄

序歷代賢明釋諸疑惑義

晉戴安公釋疑論

晉戴安與遠法師書并答

周道祖難釋疑論

戴重與遠法師書

戴荅周居士難論并答

遠法師與戴書 幷荅

何承天報應問 劉少府荅

宋謝靈運與諸道人辨宗論 幷書

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通

三世等論并羅什法師荅

姚嵩表問諸義并興荅等

唐沙門釋慧淨折疑論并釋法琳述

齊竟陵王與隱士劉虬書二首

齊沈約內典序

齊沈約爲皇太子解講疏

齊沈約爲竟陵王發講疏 幷序

齊沈約爲竟陵王解講疏 二首

梁太子綱請帝講并荅往反六首

梁陸雲述御講金字波若序

梁蕭子顯叙講波若義

皇太子謝講竟答并荅

梁太子綱上大法頌并表荅

晉安王上太子玄圃講頌 幷答荅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

梁湘東王法寶聯璧序

梁簡文成寶論序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

唐沙門釋玄則禪林妙記集序 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儼法苑珠林序

梁昭明太子荅請講書并答荅三首

昭明謝勑齋水犀如意答

昭明立二諦義并道俗二十二人難及解

昭明立法身義并僧六人往反問答

昭明謝勑看講解二啓

昭明謝勑齊涅槃經疏講疏啓

昭明謝勑齊大集經講疏啓

梁晉安王與廣信侯書并答

齊沈約立佛法義論五首

齊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陳沙門真觀因緣無性論

并朱世卿自然論

魏收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王褒周藏經願文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

唐太宗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答自然論

今上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

唐褚亮述注般若經序

唐柳宣與翻經大德書并答

廣弘明集法義篇第四之初

釋疑論

晉處士戴安公

與遠法師書

戴安

難釋疑論

周居士道祖并答

重與遠法師書

戴安并答

報應問

何承天劉少府

辨宗論

并問答往反

宋侍中謝靈運

述佛法諸深義

秦主姚興并答

析疑論

唐沙門慧淨并述

釋疑論 晉戴安

安處子問於玄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承亦當百世俱閭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何益哉又有東脩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閑外事

之至若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間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出之間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

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脩短之期故有彭殤之殊氣有精麤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今胤翹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蕪跡肆虐富

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良酷吏七世千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脩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凡夫之細行人事之

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固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如抑引故功玄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用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學以開其大謬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廣可豁滯於心府不析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通之論足以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弟子常覽經典皆以禍福之來由於積行是以自少束脩至于白首行不負於所知言不傷於物類而一生艱楚荼毒備經顧景塊然不盡唯已夫真理難推近情易經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懷始知脩短窮達自有

定分積善積惡之談蓋是勸教之言耳近作此釋疑論今以相呈想消息之餘脫能尋省

戴安公和南

遠法師答

釋慧遠頓首省君別示以爲慨然先雖未善想患人物來往亦未始轉志分命窮達非常

智所測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檢去秋與諸人共讀君論並亦有同異觀周郎作答意謂世典與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尋省

難釋疑論

周道祖

近見君釋疑論蓋即情之作料檢理要殆乎

有中但審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驗亦僕所常惑雖周覽六籍逾深其滯及覩者也君子爲審分命所鍾可無祈驗於冥中餘慶之言存於勸教請審分命之旨爲當宅情於理任而弗營耶爲志懷闇昧直置而已耶若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善惡紛手逆順莫檢苟非冥廢豈得弗營若直置而已則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於事則情亦外降履信獲祐何能不慶爲惡弗罰焉得無怨雖欲忘懷其可得乎靖求諸己其効明矣又勸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一塗而信故或若反而後會或曉昧於爲言是以塗車蕩靈堂室異詔或顯其遠或微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於分表飲和之士自足於仁義故深淺並訓而民聽不濫而神明之蹟蘊於妙物豈得顯稱積善正位履霜而事與教反理與言違夷齊自得於安忍顏舟長悲於

履和恐有爲之言或異於此若謂商臣之徒
教所不及汲引之端蓋中智已還而安于懷
仁不沒其身感會以僭有後曾國則分命所

鍾於何而審玄明之唱更爲疑府矣是以古
之君子知通圮之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
明自昔楚穆以福濃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

鄧菴以疊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
以懷宗練形以聞道拔無明之沉根翳貪愛
之滯網不祈驗於冥中影響自徵不期存於
應報而慶罰已彰故能反步極水鏡万有但
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堯孔拯其鹿宜有未盡
史遷造其門而未踐乎室惜其在無聞之世
故永悲以窮年君既涉其津亦應不遠而得
此乃幽明之所寄豈唯言論而已乖叙多年
聊以代勤來論又以爲天地曠遠人事細近
一善一惡無關冥應然則天網恢恢疏而遂
失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掩藏於日用
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山崩鐘應

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詳
檢數端可以少悟矣

重與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聞作釋疑論以寄其懷故呈之匠
者思聞啓誨旣辱還告開示宗轍并送周郎
難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見亦殊今重伸

鄙意答周復以相呈旨誠可求而辭不自暢
想脫覽省戴公和南

釋疑論答周居士難 戴安公

間以暇日因事致感脫作釋疑以呈法師旣
辱還告并送來難辭喻清贍致有旨歸但自
覺雖先觀者莫悟所見旣殊孰是能正苟懷
未悟請共盡之僕所謂能審分命者自罕識
拔當均妙鑒理宗校練名寶比驗古今者耳
不謂淪溺生死之域欣感失得之徒也苟能
悟彭殤之壽夭則知脩短之自然察堯舜於
朱均以得愚聖之有分推淵商之善惡足明
冥中之無罰等比干盜跖可識禍福之非行

既體此難事然後分命可審不祈冥報耳
若如來難宅情於理則理未可喻靖求諸已
其明効矣此乃未喻由於求己非爲無理可
喻也若舍己而外鑒必不遠而復矣難曰勸
教之設必傍實而動直爲訓之方不可以一
塗而盡僕豈謂聖人爲教反眞空設耶夫善
惡生於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
順人心以成務故幽懷體仁者挹玄風而載
悅肆情出轍者顧名教而內掬功玄物表日
用而忘其惠理蘊冥寂濤之不見其宗非違
教故理妙而化數順推遷而抑引故功玄而
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圮非新壽夭自
昔信哉斯言是僕所謂各有分命者也若夫
福農獲沒疊深莫救此則報應之來有若影
響蔡靈以善薄受禍商且宜以極逆罹殃宋
桓以愆微易唱答文應用行善延年而罪同
罰異福等報殊何明鑒於蔡宋而獨昧於楚
邾乎君所謂不析驗於冥中影響自微不期
在於應報而慶罰以彰於斯蹟矣

難曰然則天網恢恢疎而遂失耶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但盈掩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
於懷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咸會爲足
而獲後良由分應沒身非履仁之所移命當

爲後非行僭之能罰豈異比于忠正而嬰割
心之戮張湯酷吏而獲七世之祐哉苟斯理
之不殊則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
分非爲成疑府也難曰古之君子知通圮之
來其過非新賢愚壽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
農獲沒蔡靈以善薄受禍邾苑以疊深莫救

一見斯自遇與事會非冥司之真驗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當如之治國長之一家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必罰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極逆者受其酷禍然後積善之家被餘慶於後世積不善之家流殃各乎來世耳而今則不然或惡深而莫誅或積善而禍臻或履

仁義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豈非無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於理緣者但當報對遲晚不切目前耳非爲善惡舛錯是非莫驗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風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後行善以致於善也惡者自惡非本分無惡長而行惡以得於惡也故知窮達善惡愚智壽夭無非分命分命玄定於冥初行跡豈能易其自然哉天綱不失隱見微顯故是勸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謂本定之極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審乎將恐向之先覺還爲後悟矣言面未日聊以儻叙

周居士書
見重申釋疑論辯理切驗善乎校實也但僕意猶有不固乃即欲更言所懷一日侍法師坐粗共求君意云氣力小佳當自有酬因君論旨兼有所見也僕是以不復稍厝其爝火須成旨因上

君云審分命者乃是體極之人既非所同又僕所立不期存於應報而慶罰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書不盡言於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遠法師書

見君與周居士往復足爲賓主然佛教精微難以事詰至於理玄數表義隱於經者不可勝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聖典耳頃得書論亦未始斂忘年衰多疾不暇有荅脫因講集之餘粗綴所懷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若見其族則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釋慧遠頓首

答遠法師書

安公和南辱告并見三報論旨喻弘遠妙暢
理宗覽省反復欣悟兼懷弟子雖伏膺法訓
誠信弥至而少遊人林遂不涉經學往以艱
毒交纏聊寄之釋疑以自撫散此蓋情發於
中而形於言耳推其俗見之懷誠爲未盡然
三報曠遠難以辨究弟子尋當索歸必觀展
冀親承音旨益祛其滯諸懷寄之周居士戴
安公和南

報應問 何承天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即本常昧其言
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
於先聖謗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
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
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
雲作斯皆遠由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
爲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
庖人報焉勘有得免刀俎者鸞鸞翔求食唯

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
鵝鸞也群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
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
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
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
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
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
民陷穿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
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以
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
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
食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願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劉少府

敬覽高話辭切證明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者也然如來窮理盡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
啓戒品爲之設六蔽待祛般若爲之照薰以
十善淨以無漏畢竟解脫至菩提而已矣斯
未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爲

務則仁被四海釋以大慈爲首則化周五道導物之迹非乃冥耶但應有麤精終然自殊耳凡覽般若諸經不以無孔爲疑何獨誦丘之書而有見弃之言乎以龍鬼之區尚感聖而至誘掖得信豈季俗而已哉足下據見在之教以詰三世之辨奢迂之怪固不得言若許因果不諜猶形之與影微要之効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風雲之作皆先因而後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緣起鑑能致水緣滅燃不招火一切諸法從緣起滅目若鵝之就斃味登俎鼎燕之獲免無取鹽梅故鵝殺於人猶垂死於燕鵝並見其受又燕未來報報由三業業有遲疾若人入孝出悌揚于王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此見報之疾著乎視聽者也若忠爲今德剖心沉淵劫掠肆殺有幸而免此後報之遲踈而不失者也善惡之業業無不報但過去未來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衆耳科法清淨條

塵開慧中國弗思謂爲鴻寃非我無謀秦弗用也勸人爲善誠哉斯言然權者謂實非假設也故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權也周適非王廢有天命禮是踈制理固從實伯慶廢立實也各從其實德用交歸自非大智孰能預之經云善權方便亦復如是耳夫民生而殺性之欲也飲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聖人去殺非教殺也但民教未盡而化宜漸損雖將享三品尊薦厚賓然湯開其網孔約不綱詩翼五祀禮弗身踐據茲而觀作者之心見矣今忍不食誠已慈之心若推不忍於視聽之表均不食於見聞之內其至矣哉其至矣哉杖藉來評伸以管窺實相無言言成戲論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請俟諸君子辨宗論 諸道人王衛軍問答 謝靈運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寧頗多暇日聊伸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方

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頗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

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

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法晶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忘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繩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初荅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傷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

本如此永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勗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頗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

再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監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覺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真實者乎

晶三問重尋荅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今孔發聖學之路而

釋閻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
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為始末晝夜殊用緣
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遷接至粗之
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
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
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

錯魚兔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
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
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
悟耶

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

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
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
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維再
問論云悟在有表不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
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
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
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
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生垢伏似無同善
似惡乘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
萬端同盡耳

雖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
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
用當推之時豈可不鑿今無耶若許其鑿合
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鑿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
假今豈可以假知之鑿而侵常知之眞哉今
鑿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謗臣諫
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
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
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
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
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
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

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
初答與真知異

麟再問以何爲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
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

故永爲真知

麟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
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
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滅累然滅
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
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志有無壹觀伏累
之狀他已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己他者
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麟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
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
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
宜亦有賢愚遠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
人非譬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
唐虞令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
下未之間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
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
所徵矣

維再問論云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
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
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
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
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
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
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
窮理莫覩其原故仰之弥高今豈可就顏氏
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

庶幾則孔知機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

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澈流導源瑩拂發暉矣詳複答勗維之間或

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余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驕驕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所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

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去累旣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

問曰夫膏肓大道摧輒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余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晦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躡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

釋慧琳問三復精議辨懶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所從而超哉語上人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

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

勗道人難去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

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下

答維麟假知中殊爲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比肩可以棄燕信燕比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

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躡於南北之譬耶答綱琳二法師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艷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

答綱公難

來難云同有非甚闊尚不可以說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說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說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斬書於羅趙觸類之躡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妄伏時不能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秦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琳公難

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精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

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她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

難云若其未背空談翻與未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園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旣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旣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集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

聞信聖人若聞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去轉理暫爲用者又不知以爲稱知

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於減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聞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亦久累何由滅弘曰一悟之談常謂有心但未有以折中異同之辨故難於厝言耳尋覽來論所釋良多然猶有未好解處試條如上爲呼可容此疑不旣欲使彼我意盡覽者冷然

後對無北乘當造膝執筆增懷真不可言王

弘敬謂

答王衛軍問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聞信聖人耶若聞信聖人理不開心正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聞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

開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光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可謂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恒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已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

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唯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屬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末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弥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識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若可洗洗者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阻隔

靈運自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

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
究尋覽弥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人
辨酬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迴披叙無
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謝靈運再拜

王衛軍重答書

更尋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爲異正當余身
已送示生公此間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涼
當共面盡脫有脣言更白面寫未由寄之於
此所散猶多

竺道生答王衛軍書

究尋謝永嘉論都無間然有同似若妙善不
能不以爲欣擅越難旨甚要切想尋必佳通
耳且聊試略取論意以伸欣悅之懷以爲苟
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則由教而信非不知也
但資彼之知理在我表資彼可以至我庸得
無功於日進未是我知何由有分於入照豈
不以見理於外非復全昧知不自中未爲能
照耶

與安成侯嵩書

姚興

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士與什公
評詳厥哀迷有衷故不復能斷理未久什公
尋復致變自介喪我相尋無後意事遂忘棄
之近以當遣使送像欲與卿作疏箱篋中忽
得前所條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尋撫若於卿
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難也見卿未日並可以
當言笑吾前試通聖人三達觀以諮詢公公
尋有答今并送往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
都無情懷如何矣

通三世論

曾問諸法師明三世或有或無莫適所定此
亦是大法中一段處所而有無不詳情每慨
之是以忽縱疏野懷聊試孟浪言之誠知知孟
狼之言不足以會理然甯襟之中欲有少許
意了不能默已輒疏條相呈近者可爲折衷
余以爲三世一統循環爲用過去雖滅其理
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曇住言五陰塊然

喻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跡猶存當來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視之不可見欲言無耶緣合火出經又云聖人見三世若其無也聖無所見若言有耶則犯常嫌明過去未來雖無眼對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絕聖見三世無所疑矣

什法師答

雅論大通甚佳去來定無此作不通佛說色陰三世和合總明爲色五陰皆尔又云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以是故知必有過去無無因之咎又云六識之意識依已滅之意爲本而生意識又正見名過去業未來中果法也又十方中第二方知三世諸業又云若無過去業則無三塗報又云學人若在有漏心中則不應名爲聖人以此諸比固知不應無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時節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則無所待有若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無有無之說唯時所宜耳以過去起行業不得言無又云今不與目對不得言有雅論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亦不離過去如此亦不言無也此實是經中之大要俟得高對通復盡之

通不住法住般若

衆生之所以不階道者有著故也是以聖人之教恒以去著爲事故言以不住般若雖復大聖玄鑒應照無際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遺所寄況若不繫之舟無所倚薄則當於理矣

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聖人之教玄通無涯致感後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應粗以粗應細以細應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現諸神變者此應

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若處俗接鹿
復容此事耶阿含經云釋氏之處天竺四十
餘載衣服飲食受諸患痛與人不別經又云

聖人亦入鹿馬而度脫之當在鹿馬豈異於
鹿馬哉若不異鹿馬應世常流不待此神變
明矣每事要須自同於前物然後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衆生歷涉三世其猶循環過去未來雖無眼
對其理常在是以聖人尋往以知往逆數以
知來

通一切諸法空

大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有耶

宋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遺屬所建禮觀之日
永慕罔極伏惟感往增懷臣言先承陛下親
營像事每注心延望遲冀暫一禮敬不悟聖
恩垂及乃復與臣供養此像既功寶並重且
於制作之理擬若神造中來所見珠像誠當

奇妙然方之於此信復有間瞻奉踊躍實在
無量夫受乾施者無報蒙恩隆者無謝雖欲
仰陳愚誠亦復莫知所盡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諸義理味端玄詞致清勝
簡詣踰於二篇妙盡侔乎中觀詠之翫之紙
已致勞而心猶無厭真可謂當時之高唱累
劫之宗範也但臣頑闇思不參玄然披尋之
日眞復詠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誘乃欲令參
致問難敢忘愚鈍輒位叙所懷豈曰存難直
欲諮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旣已遠契聖心兼
復抑正衆說宗塗亹亹超絕常境欣悟之至
益令賞味增深加爲什公研該兼備實非愚
臣所能稱盡正當銘之懷抱以爲心要耳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義云衆生所以不
階道者有著故也聖心玄詣誠無不盡然至
乎標位六度而以無著爲宗取之於心誠如
明誨即之于事脫有未極夫無著雖妙似若

有不即眞兩冥有不即眞兩冥恐是心忘之謂耳竊尋玄教如更有以謹牒成言以據愚見故經云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無無當無當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眞忘彼我遺所寄而已

難上通聖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詔云放

大光明諸神變者此自應十方諸大菩薩將紹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叅然不已之情猶欲言所未達夫萬有不同精麤亦異應彼雖殊而聖心恒一恒一故圓以應之不同故權以濟之雖鹿馬而未始乖其大雖塊神變而未始遺其細故淨名經云如來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寘而作佛事顯默雖異而終致不二然則於小大之間恐是時互說耳如華手經初佛爲德藏放大光明令諸衆生普蒙其潤又思益經中綱明所問如來三十三種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華

經云佛放眉間相光亦使四衆八部咸皆生疑又云處闇衆生各得相見苟有其緣雖小必益苟無其因雖大或乖故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又以神變今三惡衆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於光明神變之事似存平等敢緣慈顧輒竭愚思若復哀矜重關導者豈直微臣獨受其賜

難通一切諸法皆空

詔云夫道者以無爲爲宗若其無爲復何所爲耶至理淵淡誠不容言然處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尋本以致悟不審明道之無爲爲當以何爲體若以妙爲宗者雖在帝先而非極若以無有爲妙者必當有不無之因因稱但未冥詎是不二之道乎故論云無於無者必當有於有有無之相譬猶脩短之相形耳無理雖玄將恐同彼斷常常猶不可況復斷耶然則有無之津乃是邊見之所存故中論云不破世諦故則不破眞諦又論云諸法實則

無二諦諸法若空則無罪福若無罪福凡聖無泮二苟無泮道何所益昧未悟由臣聞宗極唯願仁遠重加誨諭

姚興答

卿所難問引喻兼富理極深致實非庸淺所能具答今爲當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經云若有衆生遇斯光者必得無上道即經所言未聞有凡流而得見光明者如釋迦放光明普照十方當斯之時經不言有羣品而得見其怪而異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爲羣小也卿若以衆生爲疑者百億菩薩豈非衆生之謂耶然經復云普明之詣釋迦皆與善男子善女人持諸華香來供養釋迦及致供養之徒自應普蒙其潤也但光明之作卒不爲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餘波者其猶蠅附驥尾得至千里之舉耳卿又引神變令三惡衆生得生人天若在鹿爲鹿在馬爲馬而度脫之豈非神變之謂耶華

手思益法華諸經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應與大品無異也若一一光明以應適前物此作非人天所通夫光明之與寂寘此直發意有參差其揆一也卿引經言施者受者財物不可得與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異三者直是始終之教也統而言之俱是破著之語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財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復何所著是勸無所著明矣

卿又問明道之無爲爲當同諸法之自空爲妙空無以成極耶又引論中二諦之間言意所不及道之無爲所寄耶吾意以謂爲道止無爲未詳所以宗也何者夫衆生之所以流轉生死者皆著故也若欲止於心即不復生死既不生死潛神玄漠與空合其體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夫道以無寄爲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無爲不可爲有者意事如隱尋求或常小難今更重伸前義卿所引中論即吾義宗

諸法若不空則無二諦若不有亦無二諦比定明有無不相離何者若定言有則無以拔高士若定明無則無以濟常流是以聖人有無兼抱而不捨者此之謂也然諸家通第一義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以爲殊太遙遠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者誰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賜還詔誨喻周備伏尋之日欣踊無量陛下爰發德音光闡幽極拓道義之門演如來之奧冥宗隱而復彰玄扉掩而再敞文言稱事妙者固非常詞之所讚雖欲心口仰詠亦罔知所盡由臣愚鈍而猥蒙陛下褒飾之羨誠復欣載殊眷實赦比仰味微言研詠彌至其爲蒙悟豈唯過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無由親承旨旨每望雲遐慨實在罔極不勝延係謹以申聞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晷寒觸事

面牆不知道理安在爲復以卿好樂玄法是以聊復孟浪以言之耳而來踰過羨益以不安折疑論 唐沙門釋慧淨

太子中舍辛諱學該文史誕傲自矜心存道術輕弄佛法條翰著論詳略釋宗時有對者諱必碎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慧淨法師

不勝其侮乃裁論以擬之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贍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輶理跨聯環幽難教以縱橫掞藻紛其駱驛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寧酬客難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佛施之與大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回念佛慧豈登妙果

答曰大哉斯舉也深固幽遠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明明於釋典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既昇彼並自沒如

有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万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辨百難斯滯論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說空談

答曰誠如來旨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鸕不可齊乎九万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有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豪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焜其妍媸斯由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亡分別即余亡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虛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愼哉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後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薰修慧定成於繕剋答曰

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薰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剋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斯寔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論云續鳬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重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論或罔息至乃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於是辛氏頂受斯文頓裂邪網斯擬前周沙門姚道安二教論已有成解但未見者謂辛草創有李遠問舍人者曾讀斯論意所未詳便以示沙門法琳請更廣其義類琳乃答曰蒙示

辛氏與淨法師齊物論大約兩問詞旨宏贍
理致幽絕既開義府特曜文鋒舉佛性平等
之談別群生各解之說陳彼此之兩難辨玄
同之一門非夫契彼寰中孰能震斯高論美
則美矣疑頗疑焉何者尋上皇朝徹始流先
覺之名法王應物爰標佛阨之号智慧者蓋
分別之小術般若者乃無知之大宗分別緣
起所以彊稱先覺無知性寂於是假謂佛阨
分別既於外有數無知則於內無心於外有
數分別之見不亡於內無心誘引之功莫置
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鶻之比大鵬不可同
年而語矣莊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詎
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
彭祖之特聞非衆人之所逮也況三世之理
不差二諦之門可驗是以聖立因果凡夫有
得聖之期道稱自然學者無成道之望從微
至著懸繕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熏修而始
見彼既知而故問余亦述而略答詳夫一音

普被弱喪由是同歸四智廣覃真如以之自
顯自顯也者唯微唯彰同歸也者孰來孰去
蓋知隨業受報二鳥不嫌其短長因濕致生
兩蟲無擇於飛化不存待與無待明即待之
非待矣請試論之昔闢澤有言孔老法天諸
天法佛洪範九疇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
慈風若將孔老以延聖尊可謂子貢賢於仲
尼跋鼈陵於駿驥欲觀渤海更保涓流何異
蔽目而視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應也非所應
也且王導周顥宰輔之冠蓋王蒙謝尚人倫之
羽儀次則郗超王謐劉琨謝安等並江左英彥
七十餘人皆學綜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靈
真要可以持身濟俗者莫過于釋氏之教及
宋文帝與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談如其
字內並遵斯要吾當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
十善暢則人天興五戒行則鬼畜絕其實濟
世之玄範豈造次而可論乎中舍學富才高
文華理切秦懸一字蜀挂千金何以當茲竒

麗也不量管見輕陳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續組耳李舍人得琳重釋渙然神解重疑頓消仍以斯論廣于視聽故得二文雙顯各共志乎

廣弘明集卷第十八

軌躅下直欲反一
車跡也

踠淪

下音藥熱

孫綽

下昌約友

亦

琛今反三世妾字俗析疑上先擊反剖賚郎代反賚

賜也下水犀牛下音西鎮之忍隋煬反

斧謀下力向反宏標上惠萌反大也下必苗反表識

褚亮上狃反彭殤下前音傷古之妻人也同前彭古

令胤嗣下余總也反荀悅上息反女妓詭過下也

監跖下音隻古之賦人也旋踵下勇反

也縣惑而娶下反當也也鑑燧下曲也也謗鏡上反鑑求水也也誘掖下音璇璣也也稍厝下正七反也措爝火上音雀又才作謫言也也聲迂委子反炬火也也

也鑑燧上音鑑求水也也謗鏡下音璇璣也也誘掖上音炬火也也聲迂委子反炬火也也

刀俎下音俎也肉下以鑑求火也

刀俎下音俎也肉下以鑑求火也

刀俎下音俎也肉下以鑑求火也

反到達上幽助也笑步一移酷吏毒之甚也反
恢恢反立微隔似企及上丘智也

料檢上音察苟靈狗上音蹟音蹟
反宗轍下直內掬下音以眩音下十上

有日下印此荒俾印此
弧矢音大病友下也反五單從南反復複答上音重
矢式皆反箭音胡弓也也

權輶下字反芳艷音早婚也也

恩憲下音愚音之甚也反圓矣

